

學術對談

## 媒介素養的國際發展與本土經驗



上排(由左至右)：陳韜文、陸曄、卜衛、李月蓮  
下排(由左至右)：吳翠珍、劉雪雁、陳世敏、潘忠黨

媒介素養無論作為學術話題還是社會運動，始終是現代社會公眾與媒介關係的一個重要領域。媒介素養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現代社會公民如何通過參與媒介來達成參與社會、推進民主的問題，那麼，在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之下，理論和實踐如何互動？新的社會變化如何發生影響？不同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中，媒介素養的重點和特點是甚麼？2007年12月，在由上海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媒介素質研究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主辦，CSM媒介研究協辦的首屆「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媒介素養與公民素養」上，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人媒介學者，站在各自的理論視點和實踐立場，第一次就此問題進行圓桌對話，力求探尋媒介素養在新的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反思、批判和發展路徑(陸曄教授在本次論壇上的主題演講「媒介素養的全球視野與中國語境」與圓桌對話的內容密切相關，因此在整理文稿時將這一部分也適當整合其中)。

媒介素養對談統稿：陸曄；錄音整理：陳俊美。

## 參與者簡介

### 主持：

陳韜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傳播、文化全球化與國際傳播。電郵：[jchan003@gmail.com](mailto:jchan003@gmail.com)

### 評議：

陳世敏，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退休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素養與教育、傳播思想史等。電郵：[chensm@nccu.edu.tw](mailto:chensm@nccu.edu.tw)

### 參與者：

陸曄，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上海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復旦大學媒介素質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媒介素質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首席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組織與新聞生產、新聞專業主義、媒介素養教育。電郵：[yelu@fudan.edu.cn](mailto:yelu@fudan.edu.cn)

卜衛，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媒介傳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與青少年、媒介與性別、通過傳播賦權弱勢(邊緣群體)研究等。電郵：[buwei@public3.bta.net.cn](mailto:buwei@public3.bta.net.cn)

潘忠黨，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傳播藝術系教授、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傳播、框架理論、中國媒介改革等。電郵：[zhongdangpan@wisc.edu](mailto:zhongdangpan@wisc.edu)

李月蓮，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副教授、香港傳媒教育協會副主席。主要研究領域為傳媒教育、媒介素養、網絡新聞、新媒介等。電郵：[alicelee@hkbu.edu.hk](mailto:alicelee@hkbu.edu.hk)

吳翠珍，台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系副教授、媒介素養研究室召集人。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素養與教育、兒童青少年與媒介。電郵：[tjwu@nccu.edu.tw](mailto:tjwu@nccu.edu.tw)

劉雪雁，日本MELL (Media Expression, Learning and Literacy) Platz 營運成員、國際通信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素養、新媒介傳播等。電郵：[xueyan@hotmail.co.jp](mailto:xueyan@hotmail.co.jp)

陳韜文：自媒介素養教育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逐漸興起以來，在全世界許多國家已經成為具有一定規模的社會運動，理論研究也日益豐富。為了使今天的對話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平台，在我們的學術對談開始之前，先請陸曄教授就媒介素養的發展脈絡進行簡要梳理。

陸曄：在過去幾十年間，從全世界範圍看，媒介素養歷經了四次可稱之為「範式轉移」的變化。

1930年代的保護主義立場：第一代範式以比較精英的觀點視大眾媒介為「下九流」的「帶菌者」，傳播對社會、高尚文化尤其是對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養教育的職責是給公眾打預防針，防止侵害。一些學者將這一範式稱為源自1930年代英國傳統的「利維斯式」的觀點(Lewis & Jhally, 1998)，即認為大眾媒介只能提供低水平滿足、造成當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斷裂，因此「批評意識的訓練」能夠在公眾提升對大眾媒介的辨別力方面起到積極作用。同樣是基於保護主義範式，但卻與利維斯的精英文化視角不同，美國媒介素養教育立足於道德維護立場，視大眾媒介為傳播不良意念和誘導劣行的罪魁禍首，對其在傳播性和暴力方面的負面影響，以及刺激消費主義和功利主義方面的作用，表現出極大的擔憂，因此提升公眾的免疫力首當其衝(Buckingham, 1998)。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刺激——反應式理論為這一範式提供了相應的基於實證研究的理論支持。

1960年代強調提升對媒介內容的選擇和辨別力：第二代範式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媒介內容都是有害的，關鍵是如何引導受眾進行明智的選擇，在接觸媒介時，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一思想脈絡與二戰之後傳播科技推動下世界範圍內大眾媒介的飛速發展密切相關，也與1960年代前後以雷蒙德·威廉斯為代表的歷史主義文化觀一脈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種社會過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眾媒介及其傳遞的大眾文化並非工業文明的負面副產品，而是創造文化共同體的機制之一，那麼，人們需要提升的，就不是免疫力而是分辨力，以辨別不同

媒介內容品質品味的良莠高下，並根據自身的需要進行選擇。這一點，與傳播效果「使用—滿足」研究的結論不謀而合。

**1980年代重點對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讀：**第三代範式轉而強調大眾媒介製造假性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的巨大潛力，使受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一種由外部文化強加的價值觀念，而媒介正好代表了這種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 (參見 *Masterman, 1998*)，所以媒介素養的首要任務是培養批判解讀能力。自1980年代以來，在西歐、北美許多國家媒介素養教育開始進入正規教育體制的同時，學術界對以大眾媒介為主體的文化工業，批判的聲浪也日益高漲。在消費主義意識形態分析、文化工業批判等理論背景下，媒介素養教育的一個重點，在於揭示大眾媒介文本建構的「媒介真實」與現實世界的差異性，以及文本中暗含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如何麻痹受眾的。

**1990年代以來的參與式社區行動：**近年來，對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讀這一範式遭到了來自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挑戰。在一些學者看來，媒介素養是一個遠比基本的文本理解力和領悟力複雜得多的概念；而媒介素養運動也不斷提醒人們，媒介教育的對象並不是那些對媒介一無所知的人，實際上，受眾早已在和媒介共生的社會化過程中，積累了基於切身體驗的相當豐富的媒介認知。如果媒介素養的目標在於幫助公眾成為成熟公民而非老於世故的消費者，那麼除了對文本的批判性解讀以外，還需要提出關乎社會權力和行動建構的問題——「媒介教育當然需要教學生使用媒介內容，但是也需要教他們使用和挑戰媒介組織」(*Lewis & Jhally, 1998: 109*)，以及需要深入探究影響公眾媒介認知和行動能力的社會心理機制和條件。*Hobbs (1998)* 將媒介素養定義為「使用、批判性分析媒介信息和運用媒介工具創造信息的過程。媒介素養的目標在於通過分析、推理、傳播和自我表達技能的發展來提升自主權 (*autonomy*)」。實際上雷蒙德·威廉斯已經證明早期有關媒介素養的爭論就是圍繞權力—控制關係展開的，在工業化早期，工人們被訓練學習閱讀，但是不被鼓勵寫作，這使得他們可以服從命令和閱讀聖經以利道德說教，但卻無法表達自己的需要和利益

(Lewis & Jhally, 1998)。而現代社會「機構的民主化，以及通向真正參與式民主的漫長道路，非常依賴於大多數公民的能力，……以及……通過媒介活躍的介入」(Masterman, 1997: 60)。因此第四代範式的主要內涵是參與式的社區行動，即由對媒介的批判性思考轉為通過「賦權」[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區，而非僅僅指責媒介的不是](陳世敏，2005: 11)。近幾年，Potter (2004)發展了批判性解讀，提出媒介素養認知理論，將研究重點放在了頭腦複雜和大腦信息處理方面，可是說是對媒介素養「第四範式」極有價值的拓展。同時，在實踐領域，媒介素養在健康素養和健康社區運動中，尤其基於新媒介技術及互動性，業已發揮出積極的作用(Bergsma, 2004; Rich, 2004; Gonzales, Glik, Davoudi & Ang, 2004)。

陳韜文：在許多研究者和行動者看來，媒介素養的目標在於建立理想的公民社會，媒介素養教育的過程是一個以健康民主為目的的社會問題校正過程。對於當前的中國社會而言，新傳播技術日新月異，傳播內容無孔不入，社會衝突不斷產生，公民素質亟待提升，媒介素養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素養培育的重要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今天在這裏我們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傳播環境的變化對媒介素養理論和實踐有甚麼衝擊和作用？由此引申出第二個問題：媒介素養的理論和實踐如何在這個變化的傳播環境中相互作用？

## 媒介素養：研究領域還是社會運動？

卜衛：從我個人的行動研究的經驗，在中國大陸這個變化的傳播環境中，媒介素養教育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主旨是反對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對個人的操控，反對文化壓迫，通過媒介表達多元的聲音。由於多數關注媒介素養教育的人集中在高校或科研領域，將「課堂教育」視為當然的領域，因此，社會運動常常成為一種盲點，沒有看到一些社會團體、NGO在做這個工作，並正在影響主流媒介甚至有關媒介的決策。

在這個社會運動中，至少有三個值得重視的主題。第一是促進性別平等。1995年以後，以民間組織「婦女傳媒監測網絡」為中心，一些社會活動家在媒介中開展了社會性別與媒介的參與式培訓，主要討論大眾媒介的性別議題如何公平再現，以及新聞編輯室裏的性別文化如何對新聞產制發生影響等議題。培訓的對象有媒介記者、青少年受眾、婦女幹部和其他參與項目的人員，比如我會與婦女愛滋病感染者討論媒介在幫助婦女愛滋病感染者方面有甚麼作用等。這種培訓本身是一個促進社會性別平等、試圖推翻文化壓迫、改造文化的運動。第二是促進兒童青少年通過媒介參與影響社會。特別是弱勢群體如流動/留守兒童、農村輟學青少年、受到愛滋病感染的兒童和青少年、流浪兒童、少數民族青少年等。通過戲劇創作、圖畫討論、自辦雜誌和廣播等能夠參與社區規劃和項目，在這裏做了大量的「兒童表達」參與式培訓。第三是促進NGO和弱勢群體開發可利用的傳播倡導戰略，這更是為特定的社會運動量身而做的，比如反對針對婦女的暴力、反對針對兒童的暴力運動、兒童與全球愛滋病運動等。這個運動實際上是和「受眾」，我們叫做「參與者」，一起做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運動。

這種運動促使我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觀念，新的研究動向。最重要的是深刻認識到媒介素養教育的目的是讓我們對解讀信息擁有更多的控制權，對利用媒介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更多的控制權，這就是一種賦權的過程，比如說在北京一些青年打工者，他們主要通過勞動者的歌聲來表達他們的社會訴求，進而影響社會。媒介素養不是要教一種正確的價值觀和所謂的精英品味，而是要幫助青少年發展形成自己意見的能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使用參與式學習方法。沒有參與就沒有媒介素養教育。

李月蓮：談到社會運動，我想插兩點。首先媒介素養教育具有新社會運動的特質，我過往的研究都提出過這一個觀點。但怎樣去推廣，則各地不同。我發覺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採用社會運動的模式來推廣媒介素養教育的。在香港，媒介素養教育是以社會運動的形式開展，但在別的國家，不一定是這樣。有些地方只把媒介素養教育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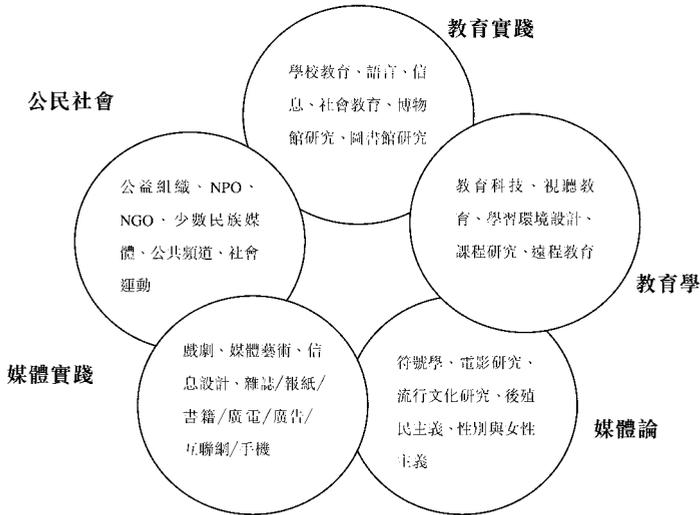
一項生活技能 (life skill) 來訓練年青人。另外一點就是關於研究。對我來說，媒介素養教育雖然是一門講求在社會上應用的學科，但它也需要建構理論。在2007年暑假我參加了在美國聖路易斯舉行的「媒介素養教育研究高峰會」，高峰會由美國媒介素養聯盟主辦。會議期間大家討論媒介素養教育是不是一個學術領域，用英語來說，它是不是一個field。當時有人說是，也有人搖頭，大家還沒有達成一個共識。但我的意見是肯定的，媒介素養教育是一個field，說它是一個領域是因為它有相關的專業組織、課程、教科書、教材套、論壇、會議和期刊，就像香港有傳媒教育協會，在台灣有媒介素養研究室。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專業的媒介素養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員與機構，人家問我搞甚麼研究，我會說是傳媒教育，這是一個身分認同的問題，顯示這個領域逐漸成形，有自己的獨立身分。在那次會議上，美國人、加拿大人和亞洲人都在談，如果媒介素養教育是一個領域的話，我們怎樣可以再向前走一步，大家都似乎認為科研很重要。談到科研，我們一般會思考怎樣把大眾傳媒中的理論拿過來，但其實媒介素養教育這個領域是非常廣泛的。在亞洲，大眾傳媒研究領域關注媒介素養教育的人比較少，像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還都是搞新聞的，涉及的面相對狹窄。但是如果看歐美國家，研究媒介素養教育的人數不少，而且學科的範圍很廣，一些學者會從教育或媒介藝術的角度來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研究。所以如果我們要搞理論的話，涉及的不單是大眾傳媒的理論，可能是文化研究的理論，是媒介藝術的理論，也可能是藝術的理論，很廣泛。媒介素養教育完全是一個跨學科的領域。

吳翠珍：十多年來我一直關心這個議題。在學術內涵與教育實踐上，傳媒教育或者傳媒素養教育到底是甚麼？對於我們東方的在地意義是甚麼？這是一個需要反覆論證的問題。的確，因為媒介環境不一樣，所以在東方發展時，媒體教育的確是個舶來品。媒體素養教育作為一個社會行動，在東方的確是因為媒介的現實而產生的，幾乎是由公民發起的由下而上的呼聲，要求傳播實務界與教育系統有所響應與因應。但是如果媒體素養教育局限自己在社會行動上而不往前或往後走的話，這是一個災難的開始。這種說法也許太過極端，但在台灣的

經驗剛好應合這個說法，或者說已經是這樣的事實：媒體是過街老鼠，媒體素養教育所教育的是教導公民要去打過街老鼠，這個災難或許無法自行結束，但是顯然需要思考去路。台灣自九十年中期起逐漸在大學裏有若干的討論，公元2000年以來大致被認同為是傳播學術一個極微小的次領域。在當代這個媒介環境快速變化的階段，我們從外國取經，從1930年代的保護主義模式導入，到現在的台灣、香港或者大陸，在我們都已經把自己的切身的問題放進去以後，西方的舶來經驗已經不足以也不適用於此時此地之時，媒體素養是不是應該到達另一個階段，需要往「前」看與往「後」看。在台灣我們也被質疑，媒體素養教育是傳播領域的次領域嗎？它的理論在哪裏？有甚麼不可取代性？如果把1930年代的西方理念一直沿用下來，無論是從素養觀，或者教育的實踐本質，或者社會脈絡來看，甚至我們援用的大眾傳播理論來看，面對現在的媒介環境都有很多局限性。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想如何往前紮根與往後開展。

劉雪雁：我所參加的日本MELL (Media Expression, Learning and Literacy) Platz並不是一個機構，而是一個由對媒介素養研究和實踐感興趣的研究者及其他相關人士來推動的研究計劃。我們從2001年正式起步，當時叫做MELL Project。自2007年夏天開始，我們以MELL Platz這個名稱開展活動，通過推動各種研究計劃、舉辦公開研討會、發行電子簡報等方式，為與媒介素養有關的人、與媒介素養相關的信息提供一個聚合、交互的「廣場」。剛才大家提到的社會運動，MELL從起步之時起，成員所具有的研究、實踐背景就已經涵蓋了包括社會運動在內的不同領域。實際上我們一開始就在討論，媒介素養到底能夠做些甚麼，或者說它的背景和相關研究領域是甚麼？當時我們畫了一張梅花圖(見下圖)，顯示這是一個交叉性領域的研究活動，而社會運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塊，除此之外還有公眾對媒介文本的解讀、媒介組織的認知、對媒介再現的看法、以公民傳播權為主導的媒介近用等等。前面三位老師也從教育、社會運動、大眾傳播理論這些角度展開，這些都是媒介素養研究必不可少的背景，只有建立在這些基礎上，媒介素養研究才能向前推進。

## 媒介素養的相關領域



陳世敏：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迄今，上海復旦大學率先建立媒介素養基地，我覺得是中國傳播學的重要里程碑。特別是今天的幾位學者，也對這幾年的工作做了總結，反映了這個領域在這幾十年的發展。就學理方面來說，大家有各自不同看法和心態，在學校教學中也各有各的強調，我覺得，這個階段保持多元對話，是非常有益處的，今天幾位的談話可以歸納出兩個重點，一是人們對媒介的主觀期待，為媒介素養的誕生定下了基調；二是先有社會運動後有學術總結。的確，從世界各國來看，媒介素養教育是甚麼，反映出這個領域所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對media literacy本質的認識雖然還是有分歧的，不過這個領域來自於社會運動，特別是社會精英對媒介不當內容起而發難這一點，大致是一個定論，這也是為甚麼在整個傳播理論領域，一直到最近才出現媒介素養這個領域，畢竟我們對媒介大趨勢的發展進行多方面的檢驗，才對媒介的本質和社會互動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才產生了現階段的媒介素養概念。媒介素養在實踐方面是對於過去媒介表現的反動，這種反動多半是採取社會運動由下而上的形式來開展的。

## 媒介素養教育的立足點：媒介是對立面 還是生活環境？

吳翠珍：我們一直在說公民要思辨媒體、善用媒體，共同參與媒體內容的建構，但是為甚麼要這樣做？延續前面所說的，媒體教育必須往前看，首先我們應該把人和媒體的關係放回到最原始點去討論，這個是我今天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媒體教育往往直指大眾媒體，因為大眾媒體具有子彈式的強大影響力，可是回到媒體本身的物質性來看，人和媒體的關係恐怕不只是傳達者和接受者，重新思考媒體的本質，我們應該從這一點來定義媒體素養中的人與媒體的關係。所謂瞭解媒體的特質，是指媒體是社會文化的器物，傳播科技本身是一個工具，工具和人是一起運作的，兩者無法二分。過去的理論和實踐往往著眼於工具是工具，人是人，工具不好，人去糾正它或者人不得已就繞過它。但是工具和人在社會文化領域是無法完全切割的。所以外國的媒體教育傳到我們這裏後，我們希望教導我們的學生或公民去分析、闡釋、運用、近用、善用或樂用媒體，幾乎就到此為止，媒體教育要能往後發展，我們是不是應該再往未來思考前進？我的意思是說公民開始「用」媒體，我們用媒體並不一定只針對用的方向：因為媒體不好，表現不夠專業，對弱勢或者少數民族不能完整的呈現，因此我們應起起身反對它，把媒體的內容作為負面對象，公民成為一個對抗者。也許我們應該把媒體的內容當作是整體內容的一部分而已。媒體和公民的關係是公民可以共同參與去建構不同內容，個人應該可以依照社區、社群、團體和個別文化的需求而創設的內容，所以設計媒體的「設計」這兩個字，應該是指公民來設計媒體，不是對應(或對付)媒體。

從這個概念的實踐構連表顯然可以延伸出若干跨領域的理論，比如「分散智能」這個概念。例如我們用媒體發展出自己的能力對應社會關係或事物時，其實不是只靠我們自己的腦子。新聞記者跑出一條新聞，他不僅僅用了自己的智能，他有他的電腦，他有他的信息來源，有各式各樣搜集與組織信息的方式，所有智能的組合才寫出這一篇稿件。媒體公民應該開始具備這樣的思考和方法來闡釋媒體，因此媒體

內涵	科技· 個體	媒體符號	心體	悠遊 (play) 媒體	設計媒體	表達	越界傳播· 跨境對話
媒體素 養的概 念	媒體的 文化、 社會器 物觀	時間性/ 空間性媒 體、符號 特質、機 緣、模式	樂用 詮釋 評估 運用 產制 近用	建構媒體、 媒體組織、 傳播目的 新視角	轉換 (transform- ation) 變化 (transduc- tion)	產製資訊 (自己/我 群表達)	跨媒體、跨 社群、跨群 體
教育實 踐的能 力	探索媒 體與個 體關係	瞭解媒體 特質	發展 心體 (Mindware)	媒體遊戲/ 遊戲媒體	設計跨媒體 與混媒體	實踐 表達	越界傳播、 產生對話

教育中產制媒介化內容 (mediated content) 的目的並不是只是做個人藝術表達或者喃喃自語，在媒體素養中，做媒體創作並不是在仿製商業媒體，也不是個人喃喃自語的表達，而是在作準公共傳播領域的準備和實踐。所謂准公共傳播領域，是指個人作為社群的一員，為社群在公共議題上發聲，目的是促使跨族群、跨團體的共同的越境跨界的對話。我個人認為這個是媒體素養教育跳脫社會運動成為教育實踐的社會性意義。

劉雪雁：在繼承以往媒介素養研究源流的基礎上往下走，比如今後五年，媒介素養教育的實踐過程我們應該怎麼做？首先，媒介素養現在有很多問題，比如，僅僅把它當作批判流行文化的啓蒙性教育和實踐活動，在推進過程中就會有很大的局限性。剛才提到的保守主義的觀點，由一些人來教學生和公民應該如何正確使用和理解媒介，那麼，教的人對媒介的認識和理解，是否就具有前瞻性和正確性呢？

第二個問題是，現在媒介技術的大發展對媒介環境影響很大。包括日本在內，一提到媒介發展，就是以科技為中心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克服以科技為中心的媒介進步觀，以及由媒介構築的刻板印象來思考問題。人文社會學科具有深厚的思想源流，比如說從理論角度，我們可以用結構主義、符號論、文化研究、行動理論、符號與工具論等思想為理論源頭，在這些源流裏來理解和定位媒介素養。

MELL比較重視「玩媒介」這個概念。所謂「玩媒介」，也就是play media。「玩」是一個主動性的行為，你首先覺得好玩才會去做。剛才吳老師提到了人和媒介最原始的關係是甚麼，大概我們在座的年輕人生來就有電視看，很難想像沒有電視的生活。其實，廣播最早的時候就是由一些無綫電愛好者做出來的，發展到現在，大眾傳媒包括廣播、電視、報紙都成為一個龐大的組織，由很多人分頭做某一部分的工作，最後合成一個大規模的媒介。在這樣的媒介組織裏，每個人只是負責其中一個環節，不可能體驗整個流程。因此，我們有必要跳出大眾傳媒的概念，回到人和媒介最開始的關係來思考媒介素養。

最後是表達和接收的問題，這應該是一種循環，不是以往概念中的傳播方和接收方這種對立的關係。傳播方和接收方應該通過循環，共同營造媒介環境。剛才卜衛老師提到媒介素養是一種行動，吳老師提到工具的概念。媒介素養也可以被看成這樣一種能力，比如我們要做一樣東西，我們需要工具，但現有的工具不是很好用，那我們可以改造一下這個工具。媒介素養就應該是這個創建和改造工具的能力，你可以創建一個工具，根據自己需要再修正和完善這個工具，來創造比較完善的媒介環境。

卜衛：在我的理解中，媒介素養教育是行動的，並不是可以教的，不是要讓大家學會多少「專家」認為應該學習的媒介知識，而是一個促進所有參與者主動學習和使用媒介的過程。參與者通過這種活動獲得的是關於行動的知識。現在很多被認為是媒介素養教育的活動，基本上是灌輸式的傳統教育方式，這種方式本身就是反媒介素養教育的。最後我覺得應該特別尊重參與者的本土經驗和地方知識，媒介素養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應該是自下而上的，應該看參與者他本來的知識和經驗是甚麼，應該是以受眾為中心的，根據受眾需要來討論要達到的目的，因為這也是為社會運動而做的，而不是說這是一種外來的知識。我們在做社會運動的時候要考慮，當地真正的需要是甚麼。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發展很多研究契機。

## 媒介素養教育理念：媒介本位還是公眾本位？

潘忠黨：我自己並沒有專門做過媒介素養研究，我今天簡單講兩點看法。第一點是我自己的感覺，媒介素養的概念以及基於這個概念所做的研究和實踐大都以現成的媒介體制為起點，將現成媒介體制置於分析之外，通常的分析邏輯是在現有的媒介體制下，我們如何變得更聰明一點，如何保護、提高、實現自己。即便是那些強調通過媒介表達自己意見的社會運動，也都是以現有的媒介製作為預設，試圖給現有的媒介環境穿插一些公共的或民間的內容。因此絕大部分媒介素養研究討論重在施教方法和內容，無論在學校或者社區，都是以教化內容和方法還有評估教化效果為主，但不包括對媒介體制及其基本原理的批判。媒介素養教育是否應該包括對歷史的批判，應該提供受眾批判的武器？這個領域最核心的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在媒介社會中，我們和媒介的關係中能體現出一種社會公正，以及如何才能體現我們所希望達到的社會公正。我們應該通過媒介素養給普通公民提供這樣的批判武器，使他們能夠提出比如說下面的這些問題：媒介資源是不是公共財產？商業媒介制度是不是歷史必然？是不是媒介實現其社會公器的最佳模式？公眾是否不單具有批評媒介表達的自由，更具有自由使用媒介表達自己的權力？如何確保媒介和公眾之間的關係公正？我覺得這些是核心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通常的媒介素養研究是從微觀層面考慮受眾和公民的個人心理素質和媒介使用，包括知識和技能，在這個概念化的過程中缺乏一個重要項目，即很多情況下受眾是根據自己的經驗或常識形成對媒介運作、媒介效果和功能、媒介內容和受眾的關係等各方面的感知，這種感知、評判和解釋，我稱之為常識的體系，即普通受眾關於媒介的常識知識體系，我稱它為「常人的媒介理論」。這個提法主要來自我最近一段時間對於第三人效應的研究和利益媒介形象的研究。我們要創造一種環境，使得媒介成為過街老鼠，只要表現不當，就人人喊打；但是，如果我們不瞭解受眾關於媒介的常人理論，我們就無法知道在何種情況下打是對的，在甚麼情況下打只是空喊地打，而沒有真正去打媒介。有一點我要強調，常人媒介理論有一種在

認知層面普通人都會有的盲點，這就是，我們通常都會以己度人，就會出現一些認知上的問題，也就是我們過於主觀，我們對於現象或者他人的行為評判都是基於自己的價值觀，運用到媒介，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對媒介的評判局限於一些很簡單化的原則，比如說真實性原則，普通受眾把真實局限於媒介上與自身日常生活對應的局部經驗，接近於一些表象，就會產生以偏概全的批判，這是我們認知中的盲點。作為媒介素養研究，是否應該多研究人們常識建構中的認知弱點，提高受眾對自己認知媒介的反思能力？

陳韜文：剛才幾位嘉賓和陳老師對媒介素養都有各自的學術看法，都有批判的內容，從原來的文本，傳媒的結構，也有提到媒介，從受眾角度來看，又講到媒介素養是社會運動，如果不是，又是甚麼，探討的問題多樣，內部也有差異，我們上來有一個討論的過程，至於就哪點來深入發揮，如果你有一些話還想講，現在的時間比較自由，大家可以補充。

卜衛：我想回應潘忠黨說的常人媒介理論，從我的媒介素養研究和實踐經驗中，這非常必要，有了這一點，才能特別尊重受眾的經驗，或者那個群體的地方知識，我們現在已經開展了很多媒介素養調查和課程設計，但是我覺得，我主要指在中國大陸，盲點就是參與式，沒有從受眾和參與者的經驗出發設計體系和知識內容。受眾有自己的常識這點非常重要。媒介素養教育的根本目的增加受眾的權利和行使權利的能力(民主社會的公民)，促進公平表達和信息公平流動。媒介素養教育一定尊重參與者，就要從參與者的經驗出發，反思媒介的性質和虛假意識形態，而不是從所謂的「教育者」的經驗出發，灌輸他們認為應該讓別人知道的知識，這與媒介素養教育背道而馳。參與意味著權利分享，大家一起討論甚麼是自己的問題，如何使用和使用何種交流手段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即媒介在這種情境下有甚麼用。這需要打破原來很多的框架。特別是我們在社區、在農村、在社會運動中，做這種教育時，我們特別重視甚麼是他們面臨的問題，以及在這種情況下媒介有甚麼作用。我們要打破很多框架，比如我們要教媒

介生態，我們要看那裏的參與者的實際經驗，他們使用媒介的最重要的經驗是甚麼，他們使用甚麼媒介，不一定是大眾媒介，很可能是傳統或者替代性媒介，或者新媒介，他們使用媒介做甚麼。甚麼是他們最切身最貼近他們的東西，他們的權利，來促進社會的參與。以往的教育有一種假設，假設有老師和學生，有人教，有人學。我聽過很多關於媒介素養的研討會，我有一個概括，就是媒介有多壞，受眾有多傻，就看有精英出來教育他們別上當受騙。媒介素養教育其實是反對媒介和文化的操控，但不能從一種操控轉到另外一種操控；媒介素養是一個個人解放的過程，不能造成新的文化壓迫。因為我們在基層做媒介素養的社會推廣運動時，如果沒有受眾的地方知識和本土經驗的參與，也就沒有成功的社會運動。這對我們來說，可以說我們的研究和教育都是經過實踐的檢驗，如果是自上而下設計的東西，大都是行不通的。

劉雪雁：我再強調一下，媒介素養最主要是打破框架，不僅打破媒介之間的框架，也打破傳播方和接受方處於對立關係的這種框架。我非常認同卜衛老師所說的，媒介素養應該格外警惕從一種操控變成另外一種操控，這讓我想起之前陳老師說了一句話。他說，你看我們現在都用PPT，所有人的思路都按照PPT的設計才能完成報告。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我們在日本進行實踐的時候，努力想要打破既有的框架。我們曾經在一次大眾媒介從業者和一般市民參加的工作坊上，設計了一個遊戲。遊戲的背景是一個從來沒有廣播電視的空想世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怎樣來設計嶄新的電視媒介？如何進行更為理想的傳播？就像潘老師剛才提到，批判的時候我們很容易以己度人。那麼，如何跳出傳統框架？怎樣才能創造一個新的媒介環境？這是媒介素養研究和實踐時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

陳世敏：也正因為如此，媒介素養教育的主體應該是在一般的民眾，在社會。新聞傳播學教育是在學院裏教導學生畢業之後從事大眾傳媒的專業工作，當記者當編輯。但是媒介素養的教育對象是一般公民，是在教公民理解媒介，以公民為主體，讓公民在社區的立場，為

公共事務發聲，這有別於傳統的新聞傳播媒介只是反映了某一群人某一階級的利益，資本家也好，政黨也好，批判地講，和社會大眾無關。媒介素養反轉了主體，也反轉了我們對傳播學的理解，現階段肯定需要大家集思廣益，共同思考未來的發展路徑。

## 新技術為媒介素養帶來甚麼：賦權公眾還是數碼鴻溝？

李月蓮：最近我看了一個名為「優越新聞計劃」(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的報告，這項計劃每年對美國新聞界的狀況做一個詳細調查，2007年的最新報告剛出來。它談到新科技在二十一世紀是革命性的，由傳統媒介過渡到新媒介，互聯網由Web 1.0到Web 2.0，是非常大的轉變。對於傳統新聞媒介來說，基本上已經由網下漸漸「遷移」到網上，還有流動的網絡。報告也指出，現在有很多「自主媒介」(we media, 又稱草根媒介)崛興，有很多公民新聞網站、視頻網站及新聞博志等出現，不少傳統媒介也設有公民新聞欄目，讓民間記者參與。傳媒的製作權已經不再由傳統媒介全面壟斷，我們談公民有沒有發言權，科技已經有了答案，權力已經在每個人手上，問題是如何運用它。這個報告指出，科技帶來的轉變不單只是媒介由網下移到網上，也不僅是我們有了新的新聞發布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公民角色的轉變，公民的表述形式和權力已經不同，我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這個調查報告令我思考媒介素養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新關係。我認為這次資訊革命對媒介素養教育工作者來說，有很大挑戰。在新的媒介科技環境之下，現在的公民擁有的發聲權力已經不同，他們能夠做的東西已經不同。他們應該怎樣運用新掌握的權力？媒介素養教育怎樣可以幫助他們？如果他們具備豐富的媒介素養，相信能夠更好地在新時代擔當良好公民角色。現今資訊越來越泛濫，人們如何能在紛亂中對社會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及作出更好的判斷？在新的科技環境下，我們已經少談和傳統媒介對抗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小朋友，他們都搞好玩的東西，他們成立校園電視台，又製作短片上載到視頻網站如YouTube等。在這個時候，媒介素養教育不再只是教導年青人如何避免受傳媒

操控，反而是要引導他們怎樣善用這個權力，怎樣恰當地參與媒介製作及創意表達，如何做好公民，不要為公共空間製造噪音等。這些都是我們媒介素養教育工作者當前面對的新問題。

吳翠珍：在整個社會脈絡中，我們已經理解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因此媒體素養的思考恐怕真的要回到前面一點，不管社會和科技如何發展，我們總要回到個人所在的歷史和文化脈絡上來進行討論，我們現在批判媒體，是因為我們有過去的歷史，媒體在那個時代被控制了，在內容上或被黨所限制或被商業壟斷，這是在地歷史和文化，如果沒有從這個角度理解，理論上我們無法發展本土的媒介素養。媒體素養回到公民本位的原因是當代個人掌握了非常多的工具，媒體的經濟、資本、技術的門檻越來越低，可是回到公民角色思考，善用媒體的智能在哪裏，使用工具的目的在哪裏，我們需要進一步釐清。基本上台灣在進行媒體教育時，內容上也朝以公民為體媒介為用的方向思考，就是回到工具本身，瞭解工具的物質性，把工具和人放在社會和文化脈絡中，思考媒體作為文化器物的意義，我們可以理解，所有人和物的關係都有機緣，機會和緣分回到個別土壤中思考。中國大陸和台灣、香港、日本都不一樣，所以我對理論與實踐的建議是，透過跨國家/地區的討論，在東方媒體的情境中，去思考所能夠共同分享的和理解彼此的差異，這也是未來媒介素養不管是在教學或者理論發展上必須回前也往後的方向。

## 媒介素養研究：現實狀況和未來路徑

陳世敏：今天我們回顧大眾傳播理論的發展，從媒介素養這個視角來看，特別有意義。大眾傳播學在理論建樹方面還是淺了點，會不會是因為我們研究的性質偏向即時的表面的社會現象，分散了研究者的注意力和精力，沒有辦法在學術深度下太多功夫？簡單講，問問其他學院的老師，都會說傳播學應用性很強，和現實結合深。我想問的問題是，從學術上來講，和現實結合很近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對於整個學術的發展，我想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我實在不願

意見到過去的發展，太過注重應用型和操作性，而忽略了學理的建構；二方面我個人希望借助媒介素養在學術上的獨特性，來反饋整個傳播學的學術建樹，這才是媒介素養這個領域可長可久之道。

吳翠珍：科技在發展，我們都被衝擊到，我們的學生和同輩已經從傳統讀者、聽眾、觀眾變成了作者、製作人。面對這個現象，從媒介素養角度，我們不禁要問，這麼光明燦爛的科技是否真的帶來我們希望的民主公義的社會？實際上現在離美麗新世界還有很大距離。科技走在前端，要求我們去用它，是主動邀請的。在過去，科技是被動受邀的，文字、書寫是科技，我們必須努力學習才能使用，現在以影像為主的科技彷彿不用學就可以用。但是我們是否能夠把這個看似只有科技但實際上是文化器物的新媒介加以良善使用？善用的目的在於希望科技能夠和民主、公義並進，但是實際上這種媒體教育的目標仍有待開展。在經濟資本大匯流的同時，資訊的產制與控制似乎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與組織性的訊息產制者手中，資本經濟進入到媒介內容產制這層面上，公民必須認真面對。換句話說，在資訊社會中，我們真的獲得很多資訊了麼？基於這兩個問題，同時回應潘教授的想法，常民的概念。2000年之後我擬想出一個理論發展雛型，首先我們應該擴大思考媒體和公民的關係意念，這些年講到多媒體的素養，每個人都要會文字書寫、做影像、聲音、整合媒體。可是現在所謂的媒體多元，是能夠組合時間性和空間性的媒介。所以我主張的多維媒體素養是指跨媒體的形式，超越媒體對於我們在語境和科技上的限制的能力，試以下表來思考媒體素養的研究路徑。

	1930年代- 1960年代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以降
素養觀	獨尚文字識讀	縱向個別媒體 的素養	素養即論域	多媒體素養	多維媒體素養
社會脈絡	菁英主義	流行文化運動	文化工業即意 識型態工業	後現代主義	後全球化 歷史與文化取 徑

理論基礎	古典制約 刺激與反應	使用與滿足 涵化理論	批判理論 符號學 意識型態	文化研究 接收分析 行動研究	(社會) 活動理論 (個體) 分散智能
媒體教育 本質	免疫式 保護主義	品味區辨	再現的分析/ 解構消費者	文本多義 知識建構 媒介公民	工具+符號(文 化器物)的掌 握與行動

李月蓮：談到媒介素養教育和研究(理論建構)的關係，我總是認為媒介素養教育是一門應用學科，很難從理論到理論，我覺得應該從實踐出發，把觀察到的東西提升至概念層次，發展理論，然後再由理論指導新一輪的實踐。這裏我分享一些個人的研究經驗。我在香港做傳媒教育發展軌迹研究的時候，我是先看我們在香港是怎進行傳媒教育的，同時積極參與傳媒教育的活動，然後綜合實證資料，提出了一個「網絡模式」的分析架構，這是一個概念化的過程。當然這種概念層次還是很低的，但是我把實際情況概念化，這是建構媒介素養教育理論的一個方向。另外我們也可以借用大眾傳播理論或其他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媒介素養的問題，我曾經運用一個古典傳播理論叫做創新傳布研究(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在香港探討傳媒教育作為一門創新學科如何擴散開去，一方面希望把大眾傳播理論運用到媒介素養的研究當中，另一方面也還希望在這個過程中給教育創新理論帶來一些新的發現。

潘忠黨：我簡單提三個問題，我非常認同卜衛老師剛剛講的在媒介素養研究實踐中我們要特別提防從一種操控到另外一種操控。這個問題我換個方式表達，作為學者，對於從媒介研究的科學知識基礎上告訴受眾應該如何使用媒介，如何使媒介表達自己，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是否在從另外一個方面試圖用某種以社會科學的華麗外衣包裝的價值體系來indoctrinate受眾，把媒介素養教育變成了另外一種思想工作？在中國的語境下，從事媒介素養教育會承擔更大的風險，即媒介素養的實踐理念會不會成為政府行使國家權力的又一新工具？我們的學生已經受夠了多年的政治教育，媒介素養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形式

的社會教化？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在媒介素養教育中，是否應該強調沉默，強調聆聽他人的技能？我們在強調公民要有效使用媒介表達自己並為非中心化的表達形態歡欣鼓舞的時候，是不是要看到也有這樣的可能，即這樣的表達造成的社會噪音越來越大，大家都忙於表達自己而沒有機會傾聽、理解別人？這樣的話語環境顯然也不會有利於公共的建構，這也是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推動個人、社會運動組織、社區活動中有效使用媒介，這都反映了作為學者應有的社會關注，但是我就覺得我們作為學者，這些提倡多少有點空洞，是不是應該想一下這個問題，即所有的這些實踐相對於日益強大的、依賴於市場、在中國還包括國家政權的媒介組織，是否太微弱了？是否通過這些活動真的就能夠實現傳媒與受眾關係中應該體現的社會公正原則？

陳世敏：中文傳播學術界這幾年的研究著重的，偏向媒介的產業和內容文本的分析，使得傳播學的研究似乎脫離了培養它的土壤，慢慢和群眾脫節。所以剛才潘忠黨教授最後提到「常人的媒介理論」非常重要，這方面潘教授有完整精闢的論述，我純粹從常識上來做以下的理解。傳播學的發展必須要貼近社會，深入瞭解東方社會的發展特徵。傳播學最近的發展脫離了培養了它的土壤，我覺得相對其他學科的發展，這是傳播學之所以長進比較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不管贊成還是反對有媒介素養這個領域，我們能否借助媒介素養能非常重視「常人與媒介」也就是重視媒介環境這點，來接近社會，重新理解社會，建構媒介素養理論，來回饋整個大眾傳播學。從這個角度，未來媒介素養理論在眾多理論中非常具有發展潛力，因為媒介素養的知識理論，比較貼近社會，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關懷本土，從本土出發。對我而言，媒介素養教育的賦權功能，使整個教育活動的重心所在。

## 結語：媒介素養反思與前瞻

陳韜文：請每位嘉賓進行總結發言。

陳世敏：媒介素養課程進入中小學難度挺大，但要看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教育環境。在臺灣，我們推動媒介素養教育進入中小學，一方面老師、學生和家長都歡迎，另一方面學校體制不允許。放眼全球，各地媒介素養教育的發展歷程不一樣，各國都有策略。比如說美國，當媒介素養名詞還沒出現之前，中學就已經開設了新聞傳媒方面的課程，幾十年前，高中就已經開設了電影、文化研究、編報紙，都記入學分，雖然這不是現在意義上的媒介素養教育，不過從今天的語境理解，這方面的教學也有助於推廣媒介素養。在高考制度下，媒介素養教育要進入學校體系，無疑是很大的一項挑戰。

潘忠黨：我的理解是，在公民素養的大環境下考察媒介素養，我們首先要考察公民素養，它是身甚認同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裏有個前提條件，即我們是否已經有了環境，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實踐自己的公民性，呈現自己的公民認同的環境？如果沒有，那麼我們現在將媒介素養引入課程，包含了很大的風險。學校老師們不願意從事媒介素養教育，這不是老師們的問題，而是教育體制的問題。說句實在話，教學中的考試制度、教育管理中的評估制度、學術體系的考核制度，這些都是思想奴役制度的工具。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談媒介素養，在中小學內推行媒介素養教育的條件還未成熟。

劉雪雁：在中國特殊的語境下，當然有如何推廣媒介素養教育的問題。其實，不同地區都有其特殊的情況，也有各自不同的問題和困難。另外媒介素養並不是萬能的，不是救急用的特效藥，而是「中藥」，要持續使用，進行調理，最後才會有作用。

吳翠珍：我只簡單提醒兩點關於媒體素養的教育實踐點，一個是我們在談媒介素養教育時，總是先說媒介素養不是甚麼：不是教學生打罵媒體；在學校裏老師不是品位的指導者，媒介素養教育不是個人品味的檢查，媒體教育是教學生或公民樂用媒體，愉悅地使用媒體，符合公民生活需求的善用媒體。第二點，媒體素養教育主張個人建構的知識觀，知識的質量和能量是可以轉移的，讓學生在學習上能夠將

媒體素養所強調的知能加以遷移，成為一個思想上能夠健康思辨的人。如果個人對媒體文本和節目可以思辨，那麼他對於結構性的制度也會有所思辨，會找適當的工具(硬體、軟體與心體)樂用、辨用、善用、應用、近用與作用，來產生個人建構的媒體知識，媒體教育可視為多媒體時代培養多元思維公民的關鍵學習內涵。

李月蓮：剛才談到媒介素養教育回歸到個體，我非常同意。在新的科技環境下，科技的發展使個人的權力不斷擴大，但無論新媒介怎麼發展，固有權力的結構還是存在，網下的權力操控往往會直接移到網上。媒介素養教育在控制和反控制架構下怎樣能夠為公民所用，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但總的來說，新科技如互聯網令一些舊有權力集團不能全面壟斷資訊發布，當他們對資訊的控制越來越小，民眾力量發揮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大，所以媒介素養教育有很大潛力，協助公民在民主發展過程中發揮正面和建設性的作用。但具體上媒介素養教育如何能作出貢獻？相信有待大家努力探索和提出方案。

卜衛：剛才我談到打破框架，包括打破公民和媒介關係的框架，應該以公民生活經驗為起點來看媒介的作用，而不是讓公民去適合媒介的發展；打破媒介的框架，媒介不僅是廣播電視報紙電影，媒介是一切進行信息交流的手段，包括傳統媒介和人際傳播等；以及打破傳統新聞價值的框架，民眾新聞也是新聞等。

應該警惕城市中產階級對文化的統治。比如小學語文課本中的《司馬光砸缸》的故事說，司馬光跑過假山，但中國兒童大都是農村兒童，只見過真的山，可能被老師說笨，連假山都不知道。教育沒有尊重農村兒童的經驗。這知識的建構都是城市中產階級的定位，如果沒有反思，沒有尊重參與者的地方知識和本土經驗，那麼教育就是一種操控。媒介素養教育對於所有教育者都應該是一個教育的過程。由於受到傳統的專職的教育體制影響，目前我們所開發的媒介素養教材中，關於尊重地方知識和本土經驗以及參與等都還是盲點。

媒介素養教育通過何種方式進入？我認為不一定要通過課程進入，比如我們可以從自創一張報紙進入等。媒介素養教育要紮根參與

者的生活中，不應該是外來的。比如我們到學校去聯繫媒介素養教育課程，學校不接待，不能說學校素質低，連媒介素養教育都不知道，而是要反省我們的媒介素養教育對他們有甚麼用，學校的需求以及學校兒童的媒介使用經驗和需求是甚麼？比如學校有發展紅領巾電視台的需要，兒童想到電視台去做記者，我們的媒介素養教育是否根據他們的需求來設計。

陳韜文：在現代社會的民主進程中，大眾媒介和公眾從來都是相互培育、相互造就的，有甚麼樣的公民，有甚麼樣的媒介，就有甚麼樣的民主。媒介素養作為現代社會公民素養的重要構成，與社會運動的推動和學術領域的關注密不可分。正因為媒介素養是一個內涵複雜、外延寬泛的概念，今天各位學者基於各自的學術理念和推廣實踐的多元對話才顯得格外可貴，也只有保持這種多元的張力和互動，媒介素養才會發揮出越來越積極的意義。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 參考文獻

- 陳世敏 (2005)。〈媒介素養的基本概念〉。毛富榮等，《媒介素養概論》(頁 3-22)。台北：台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Bergsma, L. J. (2004). Empowerment education: The link between media literacy and health Promo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 152-164.
- Buckingham, D. (1998). Media education 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33-43.
- Gonzales, R., Glik, D., Davoudi, M. & Ang, A. (2004). Media literacy and public health: Integrat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r tobacco control.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 189-201.
- Hobbs, R. (1998). The seven g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mov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16-31.
- Lewis, J. & Jhally, S. (1998). The struggle over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109-120.
- Masterman, L. (1998). Foreword: The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A. Hart (Ed.), *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vii-xi).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Masterman, L. (1997). A rationale for media education.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15-6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otter, W. J. (2004). Argument for the need for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 266–272.

Rich, M. (2004). Health literacy via media literacy: Video intervention/prevention assess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 165–188.